

近代十大家尺牘

近代十大家尺牘

中州古籍出版社

近代十大家尺牘

责任编辑 耿相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解放军测绘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21.3125印张 384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7-5348-0467-1/I·211 定价: 19.50元

出版说明

尺牒即书信的旧称。牒，周至魏晋时期写字用的木片，约一尺见方，故后人通称书信为尺牒。战国之前，君臣间已有书信往来；之后，文士间通书递信逐渐增多。经过几千年的文人营构，书信成为最能表明心迹的文体之一，其中精品，如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甚或可以说是兼具文学、史学价值的艺术瑰宝。丛残书信小语，可一窥文士的笔法、生活及精神风貌。由此，中国的文人对书信格外珍视，多编入个人文集，一露脸面。

《近代十大家尺牒》1922年由上海文明书局编辑出版。共收康有为、梁启超、王先谦、王闿运、曾国藩、章炳麟、俞樾、林纾、吴汝纶、樊增祥十家210封书信。该书的着眼点较高，显见特点是：其一，内容丰富，文涉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恢宏治国方略到细微衣食住行，从烂漫绚丽游记到锋芒毕露诤文、从激越救国之言到谆谆诲人勉语、从血腥战场到鸟语花园、从问病道安到研讨学问、从金钱到气节、从亲友到宿敌等等，收罗万象，挑剔不易，实为清末社会的众生像。其二，大家文笔，各擅其妙。如王先谦的深

蕴史家风范的韵味，王闾运的才情并茂、古意斐然，吴汝纶的洁雅清丽、刚柔相间，章太炎的古奥难解、机智非凡，俞樾的戏味十足、文笔老到，康有为的激扬文字、报国切切，梁启超的汪洋恣肆、纵横贯通，曾国藩的端平持重，林纾的句意通畅。通览各家，可悟文体源流，足资文事修饰。其三，时代色彩颇浓。十家在清末文坛、政坛叱咤风云，字里行间，弥漫着焦灼般的强华救国之味，对于理解中国封建社会黄昏时辰的文人和时代精神，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该书是十大家书信的结集，览之可悟书信语言、笔法之妙，实用价值较高；但它又可作历史文献读，征引价值丝毫不减档案资料；更可作绝妙文章读，对提高读者的文学素养定有裨益。因此，该书适合各层次读者，给作家、剧作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以及对书信艺术、历史、文学有兴趣的读者奉出一品精美佳肴。如欲治史为文，即如初涉大千世界者，不拜读此书，诚为憾事。基于此，我社决定影印此书。

最后告诫读者一句，十家的大多思想已成历史陈迹，只可继承其强华之道，不可学步其偏激后尘。

曾滌生尺牘目錄

覆賀耦庚中丞

致劉孟容

答劉孟容

與洪琴西

致陳岱雲

答歐陽功甫

答馮樹堂

覆胡蓮舫

覆陸立夫中丞

致江岷熊

覆彭麗生

與馮樹堂

與劉孟容

與王璞山

覆林秀山

覆黃子春

與劉霞仙

與劉霞仙

與彭雪琴

與邵位西

覆易芝生

覆何廉昉

致翁藥房中丞

覆歐陽小岑

致吳竹如

覆吳南屏

與何廉訪

覆張廉卿

覆彭雪琴

覆李雨亭

覆胡宮保

覆陳俊臣

覆劉詹崖

覆李筱泉

覆夏致甫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胡宮保

覆方子白

覆毛寄雲中丞

覆朱雲崖

與唐桂生

覆金竺虔

覆潁州府夏教授書

覆李希麓中丞

覆李宮保

覆馮魯川

致馮景亭

覆李眉生

與李眉生

與李幼泉

覆李眉生

覆郭筠仙中丞

覆黃恕皆侍郎

致朱堯階

致周縉雲

與李眉生

致劉省三

覆何子貞

致許仙屏

覆郭筠仙中丞

與黎尊齋

致倭相國

覆郭筠仙中丞

覆吳南屏

致陳岱雲

致王少鶴

答高生

與徐石泉

與張緘瓶

覆鄧筱耘

覆潘黻庭封翁

致劉省三軍門

覆沈幼丹星使

覆陳右銘太守

覆李眉生廉訪

覆吳竹如侍郎

覆陳虎臣

覆李申夫方伯

覆俞陰甫山長

覆張友山漕帥

覆郭筠仙中丞

覆何子貞太守

覆許仙屏編修

曾滌生尺牘

覆賀耦庚中丞 道光庚子

國藩頓首頓首耦庚前輩大人閣下。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贐。感謝感謝。過蒙矜寵。獎飾溢量。國藩本以無本之學。尋聲逐響。自從鏡海先生遊。稍乃粗識指歸。坐皆見明。亦耿耿耳。乃甫涉向道之藩。遽釣過情之譽。是再辱也。蓋嘗挾別平生之病源。養癰藏癰。百孔難出。而其要在不誠而已矣。竊以為天地之所以不憖國之所以立。賢人之德業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誠為之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今之學者。言考據則持為騁辯之柄。講經濟則據為獵名之津。言之者不忤。信之者貴耳。轉相欺護。不以為恥。至如仕途積習。益尚虛文。奸弊所在。蹈之而不怪。知之而不言。彼此塗飾。聊以自保。泄泄成風。阿同駭異。故每私發狂議。謂今日而言治術。則莫若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積翫之後。振之以猛意。在斯乎。方今時事孔棘。追究厲階之生。何嘗不歸咎於發難者。彼豈實見天下之大計。當痛懲而廓清之哉。豈預知今日之變。實能自我收之哉。不過以語言欺人。思先登要路耳。國藩以茲內省。早歲所為。涉覽書冊。講求眾藝者。何一非欺人之事。所為高談古今。嚶嚶自許者。何一非欺人之言。中夜以思。汗下如雷。頃觀先生所為楹帖。道在存誠云云。旨哉其間。然君子之言乎。果存誠而不自欺。則聖學王道又有他哉。鏡海先生庶幾不欺者也。倭良峯前輩見過。自詡言動無妄。吳竹如比部天質本納。貞足幹事。同鄉則黎月橋前輩。至性肫肫。陳岱

前布寸牋知塵青睞春韶初轉恩命遂來奉九陞之絲綸領三吳之節鉞育臺風景表裏江湖
幕府勛名後先李郭不特吳兒竹馬爭迎使君即鄙人牽舟岸上久作寓公筍簞荷衣又得向
軍門長揖漢諺云張君爲政樂不可支非虛語矣劉副將來又承惠我晉魏書各一部佔畢經
生疏於史學自茲以往請分剛日誦之

與張嘯山唐端甫

二月下旬自滬還蘇得手書即寄復一函未知收到否及至杭州晤施均父孝廉知子高已作
古人不勝傷悼伏思子高溺苦於學具有師法秀而不實未見其止僕與子高有中外之戚又
其學術素所傾倒曾不能先爲設法招歸鄉井又不獲執手一訣憑棺一慟九原有知慙愧逝
者昨從蘇寓又寄到惠書知其身後諸事由公等料量妥協篤於風義今之古人感作無已又
均父言凌君子與自維揚趨赴并託人護送其柩南來此事果真則大妙矣俟其喪歸當與均
父商量卜地安葬立石表墓并將其行誼寫送吳興志局以盡後死者之事均父言子高於六
極竟已得其五止缺惡之一極僕亦言子高於五倫竟缺其四止得朋友之一倫合此兩言其
坎坷一生可以概見又子高實是有家而無家數年來未嘗言及家事聞臨終以家事見託不
知其說云何如有遺言幸寄知一二不欲負其將死之哀鳴也

與吳煥卿

得手書知已謝事遂省垣甚喜甚喜惟如足下者古所稱學道愛人之君子也雖於時下官場

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胥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函莽無知。故國藩竊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三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洽道德之精。論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免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嫺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親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徒人分布。轉相流行。厥後聰明魁桀之士。或有識解。謨箸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烈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原。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樵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

雲行已知恥。馮樹堂有志力學。皆勉於萬寶者也。國藩雖愚柔。既聞明訓。敢不請事。若夫讀書之道。博學詳說。經世之才。偏采廣詢。自度智慧精神。終恐有所不逮。惟當謹守繩墨。不敢以浮夸導子弟。不敢以褻棄殆父母之遺體。其有所進幸也。無所進終吾身而已矣。辱承扶掖之盛心。恐不察其淺鄙。而期許過寬。故謹布一二。以為請益之地。亦附於皇華三拜之義云。書不宣。盡伏維垂鑒。

致劉孟容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也。且使具述為學大指。良厚良厚。蓋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閒有工為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鼎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白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烏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默述鳥迹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為字。字與字相續而成句。句與句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經緯三才之造。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闡顯之。而道之散列於萬事萬物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

能左祖。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劉孟容

道光丁未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稿木之無情。亦不忍置若此。性本懶怠。然或施於常人。豈謂施諸君子。每一伸紙。以為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感甚感。蓋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絪縕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其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繫。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日盛。本性日微。蓋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

游揚金許薛胡之儔能博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
矣。僕竊不自揆。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為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
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
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
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觀盤詰之聲牙。而謂尚
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
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雖
書籍而言道。則仁義忠信。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
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
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續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書
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
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
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沒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
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為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
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
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

雖不克衷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執然者焉。日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蓋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鑠奇零。無由底於達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采。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適能求先王之遺。開學術之藹。甚感其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於嚴而樂易。近著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闢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爲好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窮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悖之言。非敢執塗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賤軀比薄弱不勝思。然無恙。閨室無恙。郭大棲吾舍。又有馮君卓懷課吾兒。都無恙。且好學。國藩再拜。

與洪琴西

乖高聲容。遂更時月。多思少置。想同之也。足下年少而志宏。氣清而行峻。自初相遇時。劉君若雲。益數數爲我言之。其後相見益熟。而察其所蘄。皆古人所皇皇。而僕日夜自憂不逮者甚矣。

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
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為墨。過乎義。其流為
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為委曲繁重者。
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
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
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
乎。冠履不同。泣鳳凰鳴。鴉不同栖。物所自具之分殊也。譬殺殺人。皋陶執之。舜負之。鯀埋洪水。
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異施。即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即物窮理為支離。
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為
善。以去惡。則當實用其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畢吾好惡。以就其事。
也。今王氏之說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
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
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即物求道而已。物無窮。
則分殊者無極。則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
息意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
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別。酢庶務之磨礱。

答歐陽功甫 道光己酉

春間辱惠書並詩一首荷意良厚而陳義甚高有非淺陋所敢當者然於足下教我之厚意不敢不敬承之也蓋僕寡昧之資不自振勵恆資輔車以自彊故生平於友誼兢兢焉嘗自慮執德不宏量既隘而不足以來天下之善故不敢執一律求之雖偏長薄善苟其有裨於吾未嘗不博取焉以自資蓋其有以謙言諍論陳於前者即不必有當於吾未嘗不深感其意以為彼之所以愛我者異於眾人泛然相遇之情也昨秋與二陳兄弟相見論辯之間不合者十六七矣然心雅重其人以為實今日豪傑之士所見雖不盡衷於道而要其所以自得者非俗儒口耳之學所及持論雖不必矩於醇而其所譏切實足以匡吾之不逮至於性情氣詣之相感又別有微契焉別後獨時時念之以為如斯人實友朋中所不可少者而不敢以門戶之見參之也蓋平日區區所以自勵而差堪自信者如此今觀來書操主宰而不分畛域之言乃適有會於余心焉故特述此懷以答雅意抑足下方妙年而所見及此其識解有大過人者故樂舉為足下告也凡人材高下視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規而日趨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軌而日即高明賢否智愚所由區矣足下慨然病俗學之陋且知務訓詁詞章以取名者之不足貴志趣所存有足尚者誠於此審趨向循繩尺以求之所造豈有量哉秋闈伊邇計當專意舉業但循其程度而勿置得失於意中亦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也廣粵千里奔喪良堪憫念不知比已扶輿歸里否欲以一書唁之並問訊懿叔行止倘有便鴻希並示及所錄詩詞以尚非